

冠軍中四禮劉高熙

再寒冷的冬季的暖意(2017 文學之星)

今天，我撐著同一把雨傘，穿著同一套校服，走著同一段的柏油路。迎著冬風，冒著細雨，彷彿當天的天氣在我的腦海稍稍浮現出來，亦回想起當天我的「體溫」變化……

猶記得當天寒風刺骨，下著綿綿細雨。我一起床，便感受到那陣徹骨的冬風，身子只好瑟縮在被子的一角，期望獲取一些許「暖意」。我好不容易地從床上爬起來，走進大廳，凝視著那碗熱騰騰的火腿通粉和一杯剛剛的熱開水，身子不禁暖了起來，不再寒冷。但我感覺到我的心絲毫沒有得到「暖意」，仍是冷冰冰的。梳洗過後，一邊吃著通粉，一邊聽著雙親煩人的叮嚀，我的心仍不曾溫暖。一直到我出門，他們的叮囑仍縈繞在我的腦海中。

出門後，我走著那段熟悉的柏油路，但一早晨所經歷過的「暖意」卻慢慢變得陌生。到校時，我的身子已漸漸不怕寒風的侵襲，「暖和」起來，或許是因為我走了一頗長的路吧。但這種本已陌生的「暖意」只維持到上課前一分鐘。

上課前，一陣刺骨的涼風彷彿在提醒我已漸漸失去，甚或是不曾擁有的東西。

上課時，老師指出我字體潦草，我因不容許自己我便勃然大怒，這股怒氣掩蓋了我的雙眼，使我看不見箇中的暖意。在我的怒氣衝破極點之際，身邊一位同學的聲音稍稍闖進了我的心中：「事實上你的字若隔開些許便行了。」然而，這把聲音只短暫闖進我的心中，並成為我怒氣的另一導火線。我將同學的肺腑之言當成是一種謾罵和嘲笑，當然亦不明當中真正的意義。

同學走後，一陣冷風吹過使我直打哆嗦，我想穿上我不常帶在身上的「大衣」，以圖溫暖，卻發現我今天亦沒有帶……

下課後，我追著太陽的餘光，邁著向家的腳步。在路上，我一邊複習當天所學，一邊看著日輪的餘暉在跟我說

再見。不久，我發現路人紛紛拿起雨傘擋雨，我才發覺雨的來臨。我放下書本，正想拿起雨傘，但我卻發現我又不見了「雨傘」。雨越下越大，我別無他法，只好收起書本，向家的方向跑去。突然，我身邊的一位中年男士向我伸出一拿著雨傘的手，他臉帶笑容說：「小伙子，你沒帶雨傘嗎？」我如實回答，並正想感激他。在那一刻，我驚覺我的心漸漸溫暖起來。

當他撐著傘，帶我到天橋時，他示意他到了，說了再見後便離開了。看著他的背影，我的淚水不小心地落在我的手背上。可能俗語真的說得對，「親人朋友的千言萬語，亦比不上陌生人的一言一行」。隨著淚水的下落，我回想起一整天一些本來值得溫暖的事：父母的叮嚀、老師的善意批評、同學的安慰。雙親的叮囑不是必然，需要感恩；老師的批評不是侮辱，而是鼓勵，需要感恩。我頓時領悟了這暖意的真義，在這寒冷的冬季，要得到溫暖之法，不是穿多麼厚的毛衣及大衣，而是感恩。我亦感恩上天可以讓我得到機會去得到真正的暖意，找到我早已失去的東西。

這種暖意我一直放在心中。然而，在社會並不是每個人都可在再寒冷的冬天中找到真正的暖意，似乎大家仍在茫茫人海之中，尋找那個在風雨中自己撐起雨傘的陌生人。

我終於親身感受到范仲淹的那種孤獨、空虛之情。想到這時，我不禁高呼一句：「吾誰與歸？」。